

■人物素描



# 伍柏麟:在人生起伏中别裁政治经济学



□本报记者 周俊生

## 和新中国共同成长

伍柏麟是和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在新时期对重建政治经济学大厦卓有贡献的学者。

1947年,伍柏麟考入国立暨南大学,师从陈彪如教授学习经济学。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不久的陈彪如带回的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回忆起昔日陈教授在课堂上的风采,伍柏麟说是陈教授缜密的思考,严正的逻辑,清晰的条理,通俗的语言,严谨的学风,培养起了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

当时的中国,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接收大员的贪渎,天文数字般的物价飞涨也使伍柏麟这位青年学子深感不平,他在1949年3月参加了一个叫“雷社”的组织,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暨大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为此他晚年享受到了离休待遇。说起这个经历,伍柏麟诙谐

地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成了“老干部”,不到1%的“革命付出”,却获得了100%的“革命成果”,这在政治经济学上被称为“搭便车”。

1951年,伍柏麟被分配到震旦大学当教师,两年后随着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来到复旦,担任蒋学模教授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的助教。一年后,他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3年没有一个寒暑假回沪,最后带回家的是一张全优的成绩单。

正值英年的伍柏麟,渴望着把自己的学识传给下一代,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经济学人才。但是,从反右派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高等学府的课堂变成了战场。伍柏麟不断地经历着下乡劳动的折腾,他在农村结交了大量农民朋友,但教书育人的愿望却不得不付诸东流。

## 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四人帮”粉碎后,被严重破

坏的高校开始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而这时国内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却是一片空白。在教育部的组织下,复旦大学领受了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任务,由蒋学模教授担任主编,伍柏麟参与了编写。

巧得很,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供经济学科使用的南方十六校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也开始上马,伍柏麟也被邀请参加编写。

编写适合新时期使用的教材,首先着手拨乱反正的艰苦工作,而这种拨乱反正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拓开的。最初时,所谓的拨乱反正其实还是回到传统的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因此“左”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本教材也经历了多次修改。

1983年出版的第3版复旦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蒋学模教授的主导下,开始对体系结构作了较大的修改,抓住垄断这个实质去阐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国内垄断、国际垄断和国家垄断的理论,大胆舍弃了传统的所谓资

本主义总危机的分析。但是,伍柏麟总觉得,这还是以前的“帝国主义论”的老框框,难以说明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现实。

正在这时,伍柏麟领受了复旦大学另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主编任务。在这本新编教材中,伍柏麟对资本主义部分的结构作了新的探索,分为社会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几篇,按照逻辑顺序和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叙述原则来安排。这一体系突破了在我国应用了几十年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资本主义部分的体系,体现了商品经济是几个社会共有的关系。

伍柏麟构建的理论体系虽然曾经一度引起争议,但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88年,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推出第5版时,伍柏麟的不少观点都被吸纳其中,新增加了不少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次的修改加强了对现代生产力的阐述,在此基础上说明资本关系的变化;以资本社会化为主线构建体系,而不再用垄断及其表现来构建体系。事实证明,这一次修改极富建设性,以后这套教材虽然经常有修改,但是这个基本体系一直保留到了第11版都没有作大的改动。这套教材被全国各高校广泛采用,发行量达1800多万册,创下了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奖励10多次。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伍柏麟特别兴奋,因为他觉得,经济学本是贴近生活的,经济学的教学也不能游离于生活之外,要用市场经济理论武装新一代的学子。1993年,由他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校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程》出版了。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并形成了独特的体系结构。《教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很快被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指定为研究生教材,并在第二年获得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与自己的学生同行

伍柏麟毕生都在教书育人。20多年前,他出任复旦经济学系管教学的副主任,他确定的教学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和应用;编撰不同要求、不同课时的系列教材,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经济学基础等;鼓励学生投身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正是在伍柏麟教授的大力倡导下,复旦涌现出了一批与西方经济发展潮流息息相通的年轻学子,成为今天活跃在复旦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提倡“与自己的学生同行”的伍柏麟,也因此得到了学生的厚爱。在他80华诞的时候,学生们出资为他编印了《伍柏麟教授纪念画册》。

如今,年事已高的伍柏麟又接下了主编国家“十一五”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的重任,目前已已有三本著作出版。

■来自日内瓦

## 多声道

### 从圣诞节购物潮看年节消费热

□徐千惠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圣诞节快要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热潮的结束,相反现在仍是销售旺季。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消费旺季的特点,或许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有启发意义的。

这里我们向大家推荐在节日后值得买的一些商品,如电子产品、大型家电、汽车和冬季服装等,还有就是一些小孩子玩具。以大型家电为例,厂商通常会在节日期间大规模促销和打价格战,经销商都想尽快把节日期间促销的产品快点出手,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打折扣,从八折到五折不等。

当然,今年是购买电脑和笔记本的一个好年份。因为微软的最新操作系统,VISTA霸主时代已渐近到来,许多电子商品及其他无法运行VISTA的电脑很可能被逐出市场,商家们也很有可能把一些功能稍逊的台式机及笔记本打折出售,“功能稍逊”实际上也只对少部分人来说的,但对大多数人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忍受没有VISTA的生活,圣诞节年后你绝对可以淘到便宜的电脑。

除了电器产品外,你还能找到一些价格很划算的保暖衣物。如果冬季是一个暖冬,御寒衣物肯定会被打折扣。一些不错的卖家正在低价出售秋季的热销服饰,其中有些折扣会比圣诞节打得更低。

节后购买食品也是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国外,最好的选择有火鸡和禽类食物,还有苹果之类的冬季水果,以及土豆类的一些冬季蔬菜。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酒类了。现在是买酒的最好季节,你可以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酒。

你还可以考虑购买一些夏季商品。在冬季里买东西商品,错季的效应可以帮你省下很多钱。如果你考虑再买一些像样的东西,根据你的需求你也可以省下一笔,从5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

如果你想买车,也可以在圣诞节后的日子里逛逛超市。在国外买车的最佳时机是每月月底,车商会在月底出手多余的库存。而今年的车市年景并不太好,车商们更喜欢在年底促销,这样看来你绝对可以在年底买到便宜货了。

不过,在你购买这些商品之前,你还要好好想想你到底需要什么,因为很多商品的出售政策都不同。800美元以上的大商品,你可能会拿到几百元的折扣。如果遇上厂家希望节后尽快出手一些商品,那么你很可能获得更多的商品折扣。

这样看来,如何在圣诞节年后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还是有些窍门的。所以,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假期结束,恰恰是一个消费旺季,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眼光,肯定能买到喜欢的超值商品。

因此,今年上半年央行还将上调1至2次存款准备金率。

## 准备金上调

### 是为了避免股市泡沫

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从2007年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并非针对实体经济,而是旨在吸收市场流动性,避免资本市场出现泡沫。此举也旨在针对资本市场,表明管理层对近期股市升幅和民众参与程度的担忧。

## 今年将研究制订医药卫生改革方案

高强(卫生部部长):今年将积极研究制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政府投入,严格执业监管,维护公益性,减轻群众负担。今年要继续大力加强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建设,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控制疾病流行,减少疾病发生。同时,切实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和医德医风教育,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疗安全,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雨人摘编)

## 多棱镜

### 企业团队智商陷入低谷 受伤的会是谁

□钟国兴

高在上的感觉,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而且他们大多数靠亲朋好友同甘共苦奋斗,有事只能共同商量,群策群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团队智商较高,并不是靠制度,而是靠感情来维持的,因此这种团队智商无法持久保障。

一个企业一旦创业成功,就会走向正规化,同时建设企业文化。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强化,甚至神话领导人的权威,从而逐步造成一言堂。

大多数领导人往往在成功之后感觉良好,甚至逐渐认为自己确实生来与众不同,因此喜欢别人吹捧,喜欢装腔作势,好大喜功,说一不二。而原来一起创业的某些人、亲戚朋友、身边的小人以及少数文人,则会非常热衷于领导人的权威和神话领导人,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这些因素导致企业的团队智商进一步降低,从而滑入团队智商低谷。其实,这种低谷现象实际上并不只存在于企业之中,在各种组织中都存在,包括政治组织甚至家庭。

陷入团队智商低谷的企业可能表面看来红红火火,领导

人频频在各种媒体上露面,甚至造出一整套的管理理论和“哲学”,还有可能出个人《语录》。他们在投资上喜欢惊天动地的“大手笔”,喜欢大笔贷款、多元投资,四面出击,平时喜欢只和“高层次人”打交道,做“高层次”的事。但这种人掌门的企业如果上市,往往是网民热投的对象,因为股民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坦率地说,在中国企业上演过的无数大起大落悲喜剧的背后,就是团队智商过低,走不出团队智商低谷阶段。许多企业在垮台之后,企业家总要感叹说:在企业里他们把我当作神,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也许有人说,历史上不也有许多个人独断甚至在管理上远离人性化的生存得比较好的吗?不错,的确有,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种企业在大工业时代相对多一些,现在越来越难以生存;第二,总体来说,这种企业长寿的比例很小。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中,市场因素非常复杂,不断变化,充满挑战,一个企业无论如何有经验、智商如何高,凭一个人拍脑袋决策,都不可能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只

有集中大家的智慧,才可能不断走向成功。但是,被高度权威化和神化的高高在上的企业家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自以为是、盲目自信,因此即使这会取得一系列成功,但是所有的成功都会为将来一个大的决策失败埋下伏笔,而且他们不走到这一步就不会止步。

在股票投资市场上,一定要警惕这样的企业。投资一个企业,一定要看它的团队智商有多高。

在当今世界上,打造高智商团队成了一种大趋势。韦尔奇在通用电气为什么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因为他通过“无边界组织”、“通力合作计划”、“产品创新小组”,把通用电气打造成了高智商团队。苹果、微软、Google为什么能够不断走向成功?李开复博士在回顾他所工作过这几家企业的经历后认为,那些大公司的成功就在于高团队智商及由此而带来的团队活力。

很遗憾,中国很少有股民在投资时会去关注一个企业的团队智商,相反却容易被企业家神化了的“奇迹”和英雄式的人格所蛊惑,其实,这个企业可能正在落入低团队智商陷阱,而这,也是投资者的陷阱。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 刘大中的不凡与不幸

□梁捷

近年来,人们对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愈发不满,于是开始向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在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水平?中国有没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更有好事者预测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间表,到底需要五十年还是一百年?

有一个人的名字现在不大听到了,他没得过诺贝尔奖,可他很多同事、朋友、学生都得过奖,他也是《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条目中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他叫刘大中。

刘大中是江苏武进人。常熟自古就是文人荟萃的地方,刘大中又出身于书香门第,学习成绩异常优秀。1936年,他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经济学。1940年,他在康奈尔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

我们只需举出一项指标就足以证明刘大中的不凡。迄今已有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经济评论》是美国经济学会主编的学报,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学期刊,一般学者若是能在上面发表一篇论文,那么各个名牌大学的聘书就会纷至沓来。截至今日,在上面发表论文的中国人依然屈指可数,可1941年,年仅27岁的刘大中就在这本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本学报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1936年,刘大中出国时,中国刚刚放弃了银本位,尝试复本位制并与美元挂钩。可是没过多久,中国经济就因为抗日战争陷入了大混乱,货币政策几乎无人过问。可是人民总要生活,总要交易,即使在无政府的地方,市场也会自发地生成。上海是当时金融中心,又是沦陷区,政府能力所不及,外汇黑市就在上海蓬勃地发展起来。

刘大中虽然身在海外,但最拿手的研究就是统计分析现实经济状况,再加上他对中国经济深刻地了解,所以准确地把黑市上的供需关系分解成十二种类型,分析它们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影响。战时的经济是特殊的经济,几乎完全不能用教科书上主流的均衡分析方法来讨论。刘大中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刘大中还试图为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混乱出谋划策,或者为战时经济提供一个大致稳定可靠的替代方案。他提出,现实目标就决不能仅仅是稳定货币,而必须做出更大的全局考虑。刘大中这篇文章在世界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一开始,刘大中的学术命运就已注定,是要在一片混乱乃至废墟上绘制新的经济蓝图。

抗战结束,刘大中迫不及待地回国,执教鞭于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经济百孔千疮,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刘大中一面在校园里教经济学和统计学,一面就组

织人手调查了解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国民政府对此两眼一抹黑,内忧外患之下,对于各地的经济矛盾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刘大中获得很多确信的数据后,和他的好友蒋硕杰一同小心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被他的康奈尔老学长胡适看到,大为赞赏。可在当时的局势下,刘大中和蒋硕杰空有一腔热血和满脑子经济计划,却无从实施。

1948年,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边缘,上海的通货膨胀不可收拾。胡适找准机会将年轻的刘大中和蒋硕杰荐给国民政府,可是行政院长翁文灏却以为局势已经不可挽回,再有什么经济政策也于事无补。刘大中无奈之下,又回到了康奈尔,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刘大中在美国专心计量经济学,在理论上颇有创新,构建了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他指导的学生恩格尔日后更是在这个领域有极大突破,获得了诺贝尔奖。可刘大中的内心还是牵挂中国,牵挂现实的经济建设。

解放后,中国大陆处于封锁状态,统计信息又非常匮乏,这恰好给刘大中展现身手的机会。1965年,他和叶孔嘉博士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合著了《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在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顿时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这本书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经典。弗里德曼等大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总以这本书作为主要依据。30年代社会经济状况是刘大中亲身感受过的;40年代的情况则是刘大中积极投入、试图改变却不得;到了50年代,刘大中只能在大洋彼岸默默注视,根据零星半点的线索来苦苦推算。这本书研究的历史跨度有多长,刘大中积累的心血就有多深。直到今天,对于中国那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很多重要数据还没有披露,但刘大中这本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撼动。

50年代,台湾大学聘刘大中为教授,“中央研究院”聘他为院士,多次请他回来帮助台湾制订经济政策。于是,他在台湾培养了很多学生,指导编制台湾的统计年鉴,亲自参与设计了台湾的税制改革。刘大中要挽回大陆经济的梦想没有实现,转而在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小试牛刀,取得极大成效。我们现在回顾台湾经济起飞的历程,怎样表彰刘大中的贡献都不为过分。

可惜的是刘大中并没有完全见到这一切。1975年,他检查出了肠癌,于是携妻返回美国,回到他心中的学术圣地康奈尔大学。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际,刘大中仰药自杀,其妻戴亚昭亦服药殉情于侧。

SRI 上证研究院  
向上的精神 实证的态度  
第50期